

一抹报香染流年

洪峰

一路同行·我与《丽水日报》
——
《丽水日报》创刊40周年征文

4月30日这天的微信朋友圈里异常热闹。恰逢《丽水日报》创刊40周年之际，微友们用图片或文字，纷纷表达了祝福。而我也颇为感慨地盘点了自己与报纸的一些印象深刻的过往。作家流泉第一时间留言：“你是可以写一篇纪念文章的。”诗人秦人更是快速接上：“应该是必须写。”

是的，于我，这篇征文是铁定要写的！不写，不足以表明这份情缘之深、之美好、之真实。自己多年从事基层媒体工作，同时又是文学爱好者，自然与这份报纸渊源颇深。但可能正因情之深，反而让我怯于去写，直到这一年结束前才姗姗动笔。

多年来，我早习惯在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摊开《丽水日报》，若时间充裕的话，会仔细看每篇文章，时间不允许的话，粗看下标题，对当天的报纸内容有个了解。每天走进办公室，熟悉的一抹报香，在小小的

空间里氤氲弥漫。而一天的美好，正是从这抹沁人心脾的报香拉开序幕的。

“坐着抑或躺着/视线穿透春天的信纸/追溯出一首徐熟的风景/风景里渲染的人物/风景里飘浮的语言/风景里充盈着春天的玫瑰和梦//从春天走过/在季节的弧形地带/我与友人的信亲密相依/白天和黑夜/我重复地翻信纸/重复的玫瑰/重复的梦/于信纸的彼岸/一一登陆//粘着友人的信/读着春天的诗行/我在信纸的一侧辗转难眠/我的指尖/由于经常拈动信纸/灵活/而/舒展”，这首小诗，刊发于《丽水日报》1994年5月17日这期的“丑小鸭”栏目。

六年前，在丽水日报社工作的诗人郁颜给我发来这张报纸的照片。正如他所说的“老报纸真是时光纪念册”，他在查找资料时与这首诗偶遇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没有电脑没有手机，写过发表过的一些文字也没留底，这张老报纸我也是时隔24年之后才看到，挺激动的。

泛黄的背后是逝去的记忆和青春。时光荏苒，当年一个刚出大学校园的文学小青年，曾经因为生计，而一度中断了文学创作，直至工作十多年后，才重拾文学梦。在此后的日子里，时不时会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一些诗文。丽水文友平日里侃称市文联主办的《丽水文学》是“丽水的《人民文学》”，而《丽水日报》便是“丽水的《人民日报》”。大家也总以上《丽水日报》为荣。我在2017年加入省作协时，回想在文学之路上的成长点滴，无疑，《丽水日报》功不可没。

从文学角度，我是《丽水日报》副刊忠实的读者，也是一个投稿者。事实上，我与《丽水日报》更深的渊源在于我们之间有着亲密无比的工作关系。2003年秋我转岗到龙泉市委报道组担任组长。当时市委报道组同时挂牌“丽水日报龙泉记者站”，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了丽水日报社的一名基层站站长，光荣地成为了丽水日报社大家庭中的一员。

我在报道组待了整整三年半，

在这个大家庭里，我认识了一批资深的老师和媒体专家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那时接触最多的就是记者部和编辑部。一般新闻稿，我们会采写好直接发给编辑部。一旦遇上好新闻点，或者领导特别关注的重点工作时，我们就会及时与记者部沟通联系。

离开市委报道组之后，与《丽水日报》在新闻业务工作上的交往也随之中断了。原以为与丽水日报社的工作缘分已尽，却没想到9年之后的又一纸任命，我们又再续前缘。当时我转岗到龙泉新闻传媒中心任职。除了做好内宣工作，我们也迫切需要通过丽水地市级党报平台，更好地开展宣传报道。随后，在工作对接联系上，我们又开始迈入频繁的节奏。

一抹报香染流年。回首与丽水日报30年情缘，弹指一挥间，集多种角色身份于一身的我，感慨万千，无以言表，唯有感恩于心。由衷感谢《丽水日报》，也祝愿《丽水日报》越办越好！

杨可扬先生的故乡

余登分

又一次陌生的出行。我每年背上行囊，走走，停停，去看那些人，倾听那些故事，感受藏在这人世间的优美，行力所能及之事。

汽车沿着蜿蜒盘旋的山路穿梭在绿海之中，这次，我要在哪里停留呢？春色四合，伴着“嘎……”的刹车声，漫游的思绪被拽了回来，遂昌淤口村到了，这是中国木刻版画大师杨可扬的故乡。

傍晚，坐在一农家小院里，与花草对话，静听鸟儿浅吟低唱，仰望满天星斗。我好似远行多年后的游子回归故里，对村庄既熟悉又陌生。

次日清晨，云雀清脆的鸣叫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披衣走出村舍，蔚蓝的天空、灵动的云彩、醉眼的田野、静谧的村庄、黄色的瓦舍、平坦整洁的村道，尽收眼底。阳光透过薄雾洒向村落，举淤口村犹如镶嵌在群山怀抱中的明珠，幻化出五彩斑斓的光彩，让人如痴如醉。

行走在村道上，时间放慢了脚步，心境变得祥和、澄澈。空气中弥漫着农家菜的清香和植物的芬芳。在村落的中央，坐落着杨氏宗祠。围绕着宗祠，一座座黄色的建筑井然有序地铺展开来。一群老人悠闲自得地坐在宗祠檐下的长凳上拉着家常，他们是画家笔下的画中人，也是村庄的创造者。宗祠前方，果树飘香，一条山溪将村落一分为二，溪流放缓了脚步，水面上泛起天光云影，几只飞鸟贴着波光飞快地掠过，将云影撕碎。向宗祠左边的街道前行，折进一条小巷，就到达杨可扬的故居了。

越过天井，走进杨可扬先生少年时的书房。老式的木床，破旧的蚊帐，古朴的书桌，历历在目。阳光穿过木格窗棂和着飘逸的书香气息，昏暗的房间变得明亮起来，我仿佛看见一个身着长衫的瘦小少年，正在昏黄的灯光下伏案苦读。由于白天的辛劳，深夜时分，人抱着书，书抱着人进入了理想的梦乡。清晨，在鸡鸣犬吠声中，少年从睡梦中醒来，揉了揉蒙眬的睡眼，起身走出书房，带上农具走向青青的稻田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夜晚，又回到书房阅读各类书籍。少年以乡村为伴，深知百姓的冷暖，熟悉泥土的稟性、植物的芳香、农耕的艰辛、收获的喜悦。在那个物质匮乏、经济萧瑟、民不聊生的年代，少年不知有多少个日日夜夜躺在那张狭窄的木床上辗转难眠，思考着自己未来的人生。他不能在村中终老一生，他要离开家乡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，为社会奉献自己的价值，为自己的家乡尽点绵薄之力。一天清晨，少年杨可扬在父老乡亲们的祝福下，走出了举淤口村，踏上了他的人生征途。

在上海，因聪慧的绘画天赋，杨可扬拜在丰子恺门下，学习漫画。1937年春，杨可扬拜马达先生为师，学习木刻版画。不久，大江南北燃遍抗战的烽火，杨可扬悲愤万分，立志以木刻版画教育人、鼓舞人，激发国民的抗日情怀，保家卫国。

跨出少年杨可扬当年离开的故居大门，当我行走在版画一条街时，一个功名成就的杨可扬呈现在眼前。大街小巷，随处可见黑白分明的版画。《张老师早》版画中，鞠躬的孩子，既衬托出老师的可敬，更显示出老师处境的凄楚；冷清的街道，远处等车的人们，既表现了“早”，又渲染了悲凉的气氛……那不只是对眼球的吸引，更是对心灵的震撼。《农忙时节》《春晓》《初冬》《播种》《收获》……一幅幅版画，再现农村小景，足以见证了举淤口村对大师的哺育之情。

我注视着每一幅版画，犹如与大师倾心交谈，一幅幅版画好似连通历史与现实，诉说着不同的故事。如今，大师已与我们天人相隔，硝烟弥漫的战争也已远去，举淤口村迎来了幸福安康的田园生活。大师手中锋利的刻刀没有遗失，传承到了农民画家杨昌仪手中，变成了温暖的画笔，主题由原来的抗争、困难，变为和谐、幸福。

版画街的尽头，是杨可扬文化公园——百合园。大师铜像背靠青山，面向村庄，端坐于百合园内，深情地凝望着家乡。右侧耸立的石块像一把放大的篆刻钢刀，上面刻着金光闪闪的几个字：“人生就要像版画一样，一丝不苟、黑白分明。”少年杨可扬怀揣梦想离开了举淤口村，几十年后，他终于魂归故里，日夜守护着脚下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。

版画文化村，生态休闲养生村，还有那不屈不挠的精神，是杨可扬回馈家乡的一笔巨额精神财富。我想，如果没有杨可扬和他的版画，也许举淤口和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中国村庄一样，仍藏在莽莽丛林中，不为人知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举淤口是杨可扬一个人的村庄。

回到即将出发的客车上，透过车窗，回首村庄，大师那“人生就要像版画一样，一丝不苟、黑白分明”的谆谆教诲犹在耳畔。我陷入长长的冥想，生命之美是什么？当青春尽逝的时候，我们又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？



秋韵

王志强撰

味蕾上的古堰

俞天立

一溪碧水，一叶小舟。世界不过如此之大。

这是丽水古堰画乡的脸庞。古堰画乡分为“古堰”和“画乡”，相比“画乡”，我更喜欢“古堰”。

我在溪水之南，上埠头，登扁舟。船家摇着舵，载我掀开一道流动的翠幕。试着将感官变敏锐，盛放大自然的细节。所以，饮清风，闻草香，观溪鱼，听蛙鸣。此时此节，山峦苍翠，河渚淼然，水草丰美。流云之下，水波星星点点，在船头嘤聚，又在船尾消散。溯江而上，江上的风有青荇的味道，有水禽的味道，有香樟的味道，有生命跃动的味道。“水是眼波横，山似眉峰聚。”古堰画乡的山水之间，便是“眉眼盈盈处”了，在炎炎夏日送来缕缕清凉。

船停了。溪水那头是一道古街，分开了观光区和古村落，划开了仙境与桃源。石板街有雾，但轻薄，薄如蝉翼。

一座“懋德勤学”的古建筑在道旁唤我。它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，坐南朝北，正厅五开间，进深五柱七檩，犹如一尊弥勒佛。只是现在它已成了酱园。我跨过门槛，向院内张望。满院的坛坛罐罐，或陈列于木架，或堆放于墙角。芝麻酱、牛肉酱、花生酱、麻辣酱……散发出谷物发酵的芳香，丝丝缕缕撩动鼻尖。主人在埋头做着些活计，并未察觉客人的到来。我的目光落在一旁的陶瓷饮罐上。罐身贴有纸，上书“端午茶”三字。这端午茶，跟端午节有甚关联？便向主人询问。

“端午茶是从每年端午节开始做的，内含十多种草药。”

“具体有哪些药材呢？”

“藿香、野菊、桑叶、菖蒲、山苍柴、鱼腥草……您可以尝尝。”

我拧开水龙头接了一杯，饮下。是花草的感觉，舒爽得舌头生津。冰凉和温润交织，满口满喉。

我问起药材的来源。店主说药材都是村民在附近山上采的，比较地道。我点头称许。又说起唐景隆年间疫病流行，有个道士叫叶法善的，在松阳一带采药制茶，用木桶和大缸装下，济世救民。从此，丽水各地盛行以木桶、陶罐盛装端午茶，让行人客商自行取用，避暑解热、辟邪祛毒。

“罐里的端午茶可以免费喝。不免费的，不叫端午茶。”他的表情风轻云淡，笑如春水。在丽水，只有草药本身才供出售，药茶只是用来积德行善

的。德和善，本就是人世间的一味良药。此“药材”不写在配方上，却有暖人心、益身心的疗效。对传统善文化的虔诚，早已融入丽水人的血液中。我不觉喝下又一杯。一杯接一杯。

民以食为天，舌尖上的古镇味最醇。晚近时分，我逛到一家店号“山林食事”的面馆。店主是个微胖的中年男子，一袭青布长衫，留着狂野的胡须，梳着扎成卷的小辫子，颇有文艺范儿，正在门口方桌后擀面。他动作洒脱飘逸，让人想到唐宋书家张旭、米芾。这很有几分古意。

“欢迎欢迎，请进。”老板娘诚意相邀，我便欣然入内。只见面馆环境整洁、民俗浓郁，独不见服务员，似乎是家夫妻老婆店。

“我们家的面呀，祖传的，都是我老公手擀手抻的，没有雇人。擀面抻面，手感很重要哟——”她边说边比划，“面粉是新麦磨的，要揉得硬，揉得透；擀面要有力道，顺着卷着擀；抻面要抻得匀、细、韧，这样做出来的面才顺滑有嚼劲。”南方人能把面做得这么讲究，那真是需要几代人的功夫的。

环顾店堂，我对墙架上的面塑摆件来了兴趣，那是一个个萌萌的动物面塑，松鼠、龙猫、画眉、蜥蜴等不同科属的都有。老板娘见状笑着说，“我家男人原先喜欢小动物，他学过面塑，就琢磨着捏了这些小动物，顾客看了觉得有趣，也有请他捏了带走的。”

近观细品，只见龙猫在慵懒午睡，憨态可掬；松鼠上蹿下跳，机警张望；画眉绿羽红冠，啼鸣枝头……能做出这么活灵活现的面塑的匠心巧手，做好一碗面那是不在话下了。食客们既饱了眼福，又饱了口福。

老板娘引导我们坐下，递上菜单。菜单竟然是一册竹筒，在手中徐徐展开，凉气爬满指尖。发现了各种颜色笔描的字——“吃”“卤”“面”“茶”……难怪说书写美观，却俏皮有灵。

“这也是您先生的杰作吧？”

“他呀，从小就喜欢摆弄这摆弄那，‘不务正业’。您瞧——”她指了指墙壁上挂的画。那是些国画，有老虎、禽鸟，还有山居、舟楫之类，笔墨沉郁，线条粗犷，山泽大川的灵气充盈整屋。我似能触摸到那一山的绿、一溪的云。看得出，男主人对自然生态的崇尚与热爱。此刻，他却微笑不语，埋头擀面。

我是好奇一碗面的，那碗手擀面。老板娘说她家的面是土猪肉炖的，肉质紧致，还有鲜笋、香菇、青菜、番茄等配料。“自家养的猪和鸡，自家的土灶头，用土猪和土鸡骨头熬的高汤，包你吃了这辈子忘不了。”老板娘很笃定。我说就这个，再加一碗韭菜肉饺。她颌首称好，转身扎进厨房。

我开始欣赏店内的景致——叠水景观，清闲古雅。一条竹子削成的管道，引流涓涓清泉，落在小水池中。泉水叮咚作响，天地空寂。

“面来啦，饺子来啦——”老板娘的吆喝声格外悠长，好似山歌。腾腾的热气扑面而来，散发着山野食材的异香。用筷子夹起细细长长的面，人嚼细嚼，口感爽滑筋道，拉扯出浓浓淡淡的菜香。饺子接着上桌，味道鲜美、酱香醇厚，土猪肉软糯紧致，吃着很带劲。狼吞虎咽间，直觉味蕾愉悦、满口生津。这很有陆游“一杯齏餲飧，手自笔油葱。天上苏陀供，悬知未易同”的感觉。

“慢慢吃。千万别烫着了。”女主人忍俊不禁。我却全然没有顾上，入口的是面食美味，入耳的是擀面脆响，入眼的是溪水奔流，无酒亦沉醉。

按照行程，我是必须下午五点半赶到渡口上船返回的。此时已不足十分钟。“您是不是要赶渡口的船呢？”女主人关切地问道。

“不打紧，不打紧的！”我并无斜走的意思，放飞的心灵告诉我真的已经醉了。斜阳外，古堰边，流水绕孤村，哪有什么是值得赶的呢！任足迹漂泊，找一处客棧招旗，竹席薄衾，倒头便睡又如何？一切都该慢下来，交给感官，鼻子呼吸。

行走在青石板道上，忍不住向远山夕阳大吼：“让时光慢些吧！慢些吧！”

忽又想起早前的端午茶。那茶与这面一样饱含着来自本土的淳朴。酱园主人和面馆老板用本土本土的药材与食材，让访客的味蕾回归于自然。他们选择了吃与喝——人类最原始的本能，奉献出祖传的精湛手艺，将其放大至极形态，倔强地拒绝平庸，引导肠胃苏醒。来到古堰画乡，不想记录什么声名鹊起的牌坊、拱桥，不想沿着范成大、王冕的足迹遍历古迹，只想好好喝碗茶、吃碗面，回归人类原始的需求。

所谓珍馐美味，多出自蓬门茅户，隐在乡土之中。人间烟火，自然之食，古堰画乡的山水养人。